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官場現形記
第四十回 息坤威解紛憑片語 紹心法清訟詭多才

話說瞿太太零時過得江來，下船登岸。轎夫仍把轎子抬起，都說：「怎麼一個大地方，曉得老爺在那裡？到那裡去問呢？」到底瞿太太有才情，吩咐一個跟班的，叫他去到夏口廳馬老爺衙門裡去，就說是制台衙門裡來的，要找瞿老爺，叫他打發幾個人幫著去找了來。家人奉令，如飛而去。瞿太太也不下轎。就叫轎夫把轎子抬到夏口廳衙門左近，歇了下來等回信。原來這位夏口廳馬老爺在湖北廳班當中，也很算得一位能員，上司跟前巴結得好，就是做錯了兩件事，亦就含糊過去了。他雖是地主官，也時常到戲館裡、窯子裡走走，不說是彈壓，就說是查夜。就是瞿耐庵、竺玄洞幾個人，近來也很同他在一塊兒。瞿耐庵討愛珠一事，他深曉得，昨夜請客，他亦在座。這天在衙門裡，忽然門上人上來回：「制台衙門有人來問瞿大老爺，叫這裡派人幫著去找。」他便急得屁滾尿流，立刻叫門上人出來說：「瞿大老爺新公館在洋街西頭第二條弄堂，進弄右手轉彎，第三個大門便是。」又派了兩名練勇同去引路。當下又問：「制台衙門裡甚麼人找他？為的是什麼事？」來人含含糊糊的回了兩句，同了練勇自去。走不多時，遇見瞿太太的轎子，跟班的前上稟復說：「老爺在某處新公館裡。」瞿太太一聽「新公館」三個字，知道老爺有了相好，另外租的房子，這一氣更非同小可！隨催轎夫跟著練勇一路同到洋街西頭，按照馬大老爺所說的地方，走進弄堂，數到第三個大門，敲門進去。瞿太太在轎子裡問：「這裡住的可是姓瞿的？」只見一個老頭子出來回道：「不錯，姓『徐』。你是那裡來的？」瞿太太不由分說，一面下轎，一面就直著嗓子喊道：「叫那殺坯出來！我同他說話！辦的好公事！天天哄我在局子裡，如今局子搬到這裡來了！快出來，我同你去見制台！」一面罵，一面又號令手下人：「快替我打！」其時帶來的人都是些粗鹵之輩，不問青紅皂白，一陣乒乒乓乓，把這家樓底下的東西打了個淨光。那個老頭子氣昏了，連說：「反了！反了！這是那裡來的強盜！」正鬧著，瞿太太已到樓上搜尋了一回，一看樣子不對，急忙下樓，問同來的練勇道：「可是這裡不是？怎麼不對呀？」那房主老頭兒也說道：「你們到底找的是那個？怎麼也不問個青紅皂白，就出來亂打人！世界上哪有這種道理！」瞿太太自知打錯，連忙出門上轎，罵手下人糊塗，不問明白就亂敲門。老頭子見自己的東西被他們搗毀，如今一言不發，便想走出去上轎，立刻三步併做兩步跑出來，拉住轎杠要拚命。幸虧有兩個練勇助威，一陣吆喝，又要舉起鞭子來打，才把老頭子嚇回去了。

這裡瞿太太在轎子裡還罵手下人，罵練勇。內中的一個練勇稍須明白些，便說：「莫不是我們轉灣轉錯了罷？我們姑且到那邊第三家去問聲看。」剛剛走到那邊第三家門口，只見本公館裡另外一個管家正在那裡敲門。瞿太太一見有自己的人來敲門，便道：「就是這裡了！」那管家一見太太趕到，曉得其事已破，連忙上前打一個千，說道：「替太太請安。小的亦是來找老爺的，想不到太太也會找到這裡來。」瞿太太道：「你們一個鼻子管裡出氣，做的好事情，當是我不知道！如今被我訪著了你倒裝起沒事人來了！你仔細著！等我同你老爺算完帳再同你算帳！」說完，推門進去。卻不料其時瞿老爺已不在這裡了，只有新娶的愛珠同一個老媽在樓上，一見樓下來了許多人，知道不妙，坐在樓上不敢則聲。瞿太太因剛才打錯了人家，故到此不敢造次，連問兩聲，不見有人答應，便即邁步登樓。一見樓上只有兩個女人，不敢指定他一定是老爺的相好，只得先問一聲：「這裡可是瞿老爺的新公館？」愛珠望望他，並不答應。瞿太太只得又問，歇了半晌，愛珠才說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為什麼走到這裡來？」瞿太太見問，反不免楞住了。站在扶梯邊，進不得進，退不得退。

正在為難的時候，忽然胡福上來報道：「太太，正是這裡。跟班老爺出門的黃升報信來了。」瞿太太一聽是這裡，立刻膽子放大，厲聲說道：「叫他上來！」黃升上樓見了太太，就跪在地下磕頭，說是替太太叩喜。瞿太太發怒道：「老爺討小，他歡喜，我是沒有什麼歡喜，用不著你們來巴結！我是不受這一切的！」黃升道：「小的替太太叩喜，不是這個，為的是老爺挂了牌了。」瞿太太一聽「挂牌」二字，很像吃了一驚似的，連忙問道：「挂那裡？」黃升道：「署理興國州。」瞿太太道：「這一個缺也罷了，但是還不能遂我的心願。橫豎我們這位老爺，無論得了甚麼缺，出去做官總是一個糊塗官。你們不相信，只要看他做的事情。他說年紀大了，愁的沒兒子，要討小，難道我就不怕絕了後代？自然我的心比他還急。我又沒有說不准他討小。如今瞞著我做這樣的事情，你們想想看，叫我心上怎麼不氣呢！」

眾人一見太太嘴裡雖說有氣，其實面子上比起初上樓的時候已經好了許多。就以瞿太太本心而論，此番率領眾人一鼓作氣而來，原想打一個落花流水；忽然得了老爺署缺信息，曉得乾娘寶小姐的手面做到，心中一高興，不知不覺，早把方才的氣恨□分中撇去九分。但是面子上一時落不下去，只得做腔做勢，說道：「我末，辛辛苦苦的東去求人，西去求人，朝著人家磕頭禮拜，好容易替他弄了這個缺來。他瞞著我，倒在外頭窮開心。我這是何犯著呢。他指日到任，手裡有了錢，眼睛裡更可以沒有我了。不如我今天同他拚了罷！我也沒福氣做什麼現任太太，等我死了，好讓人家享福！」說道，便要尋繩子，找剪子，要自己尋死。一眾管家老媽只得上前解勸。此時新姨太太愛珠坐在窗口揩眼淚，只是不動身。一眾管家因聽得老爺挂牌，都不肯多事，一個個站著不動。瞿太太看了，愈加不肯罷休，說：「你們都是幫著老爺的，不替我太太出力！老爺得了缺，你們想發財；你們可曉得老爺的這個缺都是太太一人之力麼？既然大家沒良心，索性讓我到制台衙門裡去，拿這個缺仍舊還了制台，叫他另委別人。有福同享，有難同當，我又不是眾人的灰孫子！」說罷，大哭不止。

正鬧著，人報：「馬老爺上來。」原來瞿太太初上樓之後，齊巧瞿耐庵亦從外頭回來，剛進大門，一聽說是太太在這裡，早嚇得魂不附體。知道事情不妙，心上盤算了一回：「別的朋友都靠不住，只有夏口廳馬老爺精明強幹，最能隨機應變，不如找了他來，想個法子把個閻王請開，不然，飢荒有得打哩！」想好主意，剛出大門，那邊第三家被太太打錯的那個姓徐的老頭兒趕了過來，一把拉住瞿耐庵，說：「你太太打壞了我的東西，要你賠我！你若不賠，我要叫洋東出場，到領事那裡告你的！」瞿耐庵聽了，頓口無言。還是跟去的管家會說話，朝姓徐的千賠不是，萬賠不是，才把老爺放手。瞿耐庵得了命，立刻一溜煙跑到夏口廳衙門，將以上情形同馬老爺說知。馬老爺無可推卻，只得趕了過來。瞿太太雖然從未見面，事到此一問，也說不得了。

當下馬老爺上樓，也不說別的，但連連跺腳，說道：「要人家冒名頂替，亦得看什麼人去！他們叫耐庵頂這個名，我就說不對，如今果然鬧出事來了！如今果然鬧出事來了！打錯了中國人還不要緊，怎麼打到一個洋行買辦家去！馬上人家告訴了洋東，洋東稟了領事，立時三刻，領事打德律風來，不但要賠東西，還要辦人。大家都是好朋友，叫我怎麼辦呢！」他說的話雖然是沒頭沒腦，瞿太太聽了，大致亦有點懂得，本來是坐著的，到此也只好站了起來。馬老爺裝作不認識，連問：「那一位是瞿太太？……」管家們說了。馬老爺才趕過來作揖，瞿太太也只得福了一福。

（德律風：電話，英語譯音。）

馬老爺又說道：「這事情只怪我們朋友不好，連累大嫂過這一趟江，生這一回氣。這女人本是在窯子裡的，因為老鴇凶不過，所以兄弟起頭，合了幾個朋友，大家湊錢拿他贖了出來。兄弟是做官人，如何討得姨子；眾朋友都仗義，你亦不要，我辦不要，原想等個對勁的朋友，送給他做姨太太。當時就有人送給我們耐庵兄的。兄弟曉得耐庵兄的脾氣，糊裡糊塗，不是可以討得小的人，所以力勸不可。當時朋友們商議，大家拿出錢來養活他，供他吃，供他用，還要門口替他寫個公館條子，省得不三不四的人鬧進來。大嫂是曉得的：我們漢口比不得省城，游勇會匪，所在皆是，動不動要鬧禍的；有了公館條子，他們就不敢進來了。其時便有朋友說玩話：『耐庵兄怕姨子，不敢討小，我偏要害他一害，將來這裡我就寫個瞿公館，等老姨子曉得了，叫他吃頓苦頭也是好的。』條子如今還沒有寫，不料這話已經傳開，果然把大嫂騙到這裡，嘔這一口氣，真正豈有此理！」

瞿太太聽說，低頭一想：「幸虧沒有動手，幾幾乎又錯打了人！」又轉念想道：「如果不是這裡，何以我叫人請問你馬老爺，你馬老爺派了練勇同我到這裡來呢？為甚麼黃升亦到這裡來找老爺呢？」當把這話說了出來。馬老爺賴道：「我並沒有這個話。果

然耐庵討了小，要瞞你嫂子，我豈肯再叫人同了你來。一定是我們門口亦是聽了謠言，以訛傳訛。大嫂斷斷不要相信！」瞿太太又問黃升。虧得黃升人尚伶俐，亦就趁勢回道：「小的亦是聽見外面如此說，所以會找到這裡來，不過是來碰碰看，並不敢說定老爺一定要在這裡。」

瞿太太又把瞿老爺幾天在外不回家的話說了。馬老爺道：「公事呢，原有公事。」又湊前一步，低聲對瞿太太說道：「新近我們漢口到了幾個維新黨，不曉得住在那一片棧房裡，上頭特地派了耐庵過來訪拿，恐怕聲張起來，那幾個維新黨要逃走，所以只以玩耍為名，原是你旁人看不出的意思。大嫂，你不曉得，這維新黨是要造反的，若捉住了就要正法的。這兩年很被做兄弟的辦掉幾百個。不料現在還有這種大膽的人來到這裡，又不曉得有什麼舉動。將來耐庵把人拿著了，還要大大的得保舉呢。」瞿太太道：「如今挂了牌，就要到任，怎麼還能來辦這個呢？」馬老爺道：「牌是藩台挂的，拿維新黨是臬台委的，大家不接頭。大約總得把這件事情辦完了才得去上任。」瞿太太道：「維新黨是要造反的，是不好惹的。有了缺還是早到任的好。等我去同制台說，把這差使委了別人罷。我們拿了人家的腦袋去換保舉，怕人勢勢的，這保舉還是不得的好。」馬老爺道：「制台跟前有大嫂自己去，自然一說就妥。」瞿太太又搶著說道：「倒是前頭打錯的那個人家，怎麼找補找補他才好？」馬老爺皺著眉頭道：「這倒是頂為難的一樁事情！現在牽涉洋商，又驚動了領事，恐怕要釀成交涉重案咧！」瞿太太亦著急道：「到底怎麼辦呢？這個總得拜託你馬老爺的了！」說著，又福了一福。馬老爺見瞿太太一面已經軟了下來，不至生變，便也趁勢收篷，立刻拿胸脯一拍，道：「為朋友，說不得包在我身上替他辦妥就是了。大嫂此地也不便久留，就請過江回省。且看事情辦的怎麼樣，兄弟再寫信給耐庵兄。」於是瞿太太千恩萬謝，偃旗息鼓，率領眾人，悄悄回省而去。

這裡馬老爺回到衙門，一看耐庵還在那裡候信。馬老爺先把他署缺的話說了，催他趕緊回省謝委，又把方才同他太太造的一派假話也告訴了他，以便彼此接洽，一面又叫人安慰徐老頭子，打壞的東西，一齊認賠，還叫人替他點一副香燭，賠禮了事。又同耐庵商量：「現在看尊嫂如此舉動，尊寵只好留在漢口，同了去是不便的。等你到任一兩月之後，看看情形如何再來迎接。好在這裡有我們朋友替你照應，你只管放心前去。」耐庵見各事都已辦妥，異常感激，方才辭別馬老爺渡江回省，向公館而來。

回家之後，雖說有馬老爺教他的一派胡言可以抵制，畢竟是賊人膽虛，見了太太總有點扭扭捏捏說不出話來。幸虧他太太打錯了一個人家，又走錯了一個人家，亦覺得上沒趣，沒精打彩。見了老爺，但說得一句：「還不趕緊去謝委！」又道：「拿什麼維新黨的差使可以趁空讓給別人罷，自己犯不著攬在身上。」耐庵一見馬老爺之計已行，便道：「這捉人的差使，我就去回復了臬台，叫他另外派人，我們可以馬上就去到任。」瞿太太道：「你辭得掉，頂好，倘若辭不掉，只好苦了我再到制台衙門裡替你去走一趟。」耐庵道：「容易得很，一辭就掉，不消太太費心。」說著，便換了衣服，赴各憲衙門謝委。第二天瞿太太又到戴公館叩謝過乾娘。又求寶小姐把他帶到制台衙門叩謝過乾外公、乾外婆。耐庵不日也就稟辭。接著便是上司荐人，同寅餞行，亦忙了好幾日。

臨走的頭一天，耐庵又到夏口廳馬老爺那裡再三把新娶的愛妾相托。馬老爺自然一口答應，當下又請教做官的法門。馬老爺說：「耐庵，你雖然候補了多年，如今卻是第一回拿印把子。我們做官人有七個字秘訣。那七個字呢？叫做『一緊，二慢，三罷休』。各式事情到手，先給人家一個老虎勢，一來叫人家害怕，二來叫上司瞧著我們辦事還認真：這便叫做『一緊』。等到人家怕了我們，自然會生出後文無數文章。上司見我們緊在前頭，決不至再疑心我們有什麼；然後把這事緩了下來，好等人家來打點：這叫做『二慢』。『千里為官只為財』，只要這個到手。……」馬老爺說著，把兩個指頭一比。耐庵明白，曉得他說的是錢了。馬老爺又說：「無論原告怎麼來催，我們只是給他一個不理，百姓見我們不理，他們自然不來告狀：這就叫做『三罷休』。耐庵，你要曉得，我們湖北民風刁悍，最喜健訟，現在我們不理他，亦是個清訟之法。至於別的法門，一時亦說不盡。好在你請的這位刑名老夫子王召興本是此中老手，一切趨避之法他都懂的，隨時請教他就是了。」耐庵聽了，甚是佩服。回家收拾行李，雇船起程。

等到上了船，頭一夜，瞿太太等人靜之後，親自出來船前船後看了幾遍，生怕老爺另雇了船帶了相好同去。後來見老爺一直睡在大船上，曉得沒有別人回來，方才放心。

興國州離省不過四五天路程。頭天派人下去下紅諭。次日趕到本州，書差接著。耐庵拜過前任，便預備第二天接印。這天原看定時辰，午時接印。到了□一點半鐘，瞿老爺換了蟒袍補褂，打著全副執事，前往衙門裡上任。齊巧有個鄉下人不懂得規矩，穿了一身重孝，走上前來拉住轎杠，攔輿喊冤。轎子跟前一班聽差的衙役三班，趕忙一齊過來呼喝，無奈這鄉下人蠻力如牛，抵死不放。瞿老爺忌諱最深，這日原定了時辰接印，說是黃歷上雖然好星宿不少，底下還有個壞星宿，恐怕沖撞了不好，特地在補褂當中挂了一面小銅鏡子，鏡子上還畫了一個八卦，原取「諸邪回避」的意思。如今忽見一個穿重孝的人拉輿叫喊，早把瞿老爺嚇得面如土色，以為到底時辰不好，必定撞著什麼「披麻星」了。

好容易定了一定神，方問得一句：「這穿孝的是什麼人？」那鄉下人見老爺說了話，連忙跪下著：「小的冤枉！小的是王七。小的的父親上個月死了，有兩個本家想搶家當，爭著過繼，硬說小的不是小的的父親養的，因此要把小的母子趕出大門。」瞿老爺道：「不是你父親養的。難道是你娘拖油瓶拖來的嗎？」王七道：「我的青天大老爺！為的就是這句話！前任大老爺得了被告的錢，所以就把小的斷輸了。小的打聽得今日青天大老爺上任，所以趕來求伸冤的。」瞿老爺不等說完，拍著扶手板，大罵道：「好刁的百姓！我沒有來到這裡就曉得你們興國州的百姓健訟！如今還沒有接印，你就來告狀！甚麼大不了的！這是你們家務事，亦要老爺替你管？我署這個缺，原是你上頭因我在省裡苦夠了，所以特地委個缺給我，原是調劑我的意思，不是叫我來替你們管家務！一個興國州，□幾萬百姓，一大家家都要我老爺管起來，我亦來不及呀！趕出去！不准！」差役們一陣吆喝，七八個人一齊上前來拖，好容易把個王七拖走。王七嘴裡還是一味的喊「冤枉」，見老爺不准，索性在轎子旁邊大哭起來。瞿老爺聽著討厭，連連吐饒唾，連連說：「晦氣！……」後來見王七痛哭不止，不由無名火動，在轎子裡大聲喊道：「替我把那王八蛋鎖起來！等我接了印再打他！」新官號令，衙役們無有不遵的，立刻把王七鎖起。

說話間瞿老爺已經到了大堂下轎。禮生告吉時已到，鼓手吹打著。等老爺拜過了印，便是老爺升座，典史堂參，書差叩賀。瞿老爺急急等諸事完畢，一天怒氣便在王七身上發作，立刻叫人把他提到案前跪下，拍著驚堂木，罵道：「你要告狀，明天不好來，噯！後天不好來，偏偏老爺今天接印，你撞個來！你死了老子的人不怕忌諱，老爺今天是初接印，是要圖個吉利的！拉下去！替我打！」兩旁差役一聲吆喝，猶如鷹抓燕雀一般，把王七拖翻在地，剝去下衣，霎時間兩條腿上早已打成兩個大窟窿，血流滿地。瞿老爺瞧著底下一灘紅的，方才把心安了一半。原來他的意思，以為「我今日頭一天接任，看見這個身穿重孝的人，未免大不吉利，如今把他打的見血，也可以除除晦氣了。」他坐在堂上一直不作聲，掌刑的皂班便一直不敢停手。看看打到八百，他還不則聲。倒是值堂的簽押二爺瞧著不對，輕輕的回了老爺，方把王七放起來，然而已經不能行動了。耐庵至此方命退堂。

此時前任還住在衙門裡，沒有讓出。耐庵只好另外憑了公館辦事，把太太一塊兒接了上來同住。

且說他的前任姓王，表字柏臣，乃是個試用知州。委署這個缺未及一年，齊巧碰著開征時候，天天有銀子進來，把他興頭的了不得，以為只要收過這委錢漕，就是交卸，亦可以在省裡候補幾年了。那知樂極悲生，剛才開征之後，未及□天，家鄉來了電報，說是老太爺沒了。王柏臣係屬親子，例當呈報丁憂。報了丁憂，就要交卸，白白的望著錢糧漕米，只好讓別人去收。當下他看過電報，回心一想，連忙拿電報往身子一拽，吩咐左右不准聲張。他全不想一個外府州、縣衙門，憑空裡來了一個電報，大家總以為省裡上司來的什麼公事，後來好容易才打聽出來。然而他老人家雖然死了老太爺，因為要瞞眾人，並不舉哀。後被大家看破了，不免指指摘摘，私相議論。

王柏臣曉得遮蓋不住，只得把帳房及錢穀師爺請來，並幾個有臉面、有權柄的大爺們亦叫齊。等到眾人到了，他一齊讓到簽押房床後頭一間套屋裡去。兩位師爺坐著，幾個大爺站著，別的人一概趕出。王柏臣更親手把兩扇門關好，然後回轉身來，朝著兩位

師爺一跪就下。大家雖然明曉得他是丁艱，面子上只作不知，一齊做出詫異的樣子，問道：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斷斷乎不敢當！快快請起！」說著，兩位師爺也跪下了。王柏臣只是不起，爬在地下，哭著說道：「兄弟接到家鄉電報，先嚴前天已經見背了！」兩位師爺又故作嗟嘆，說道：「老伯大人是什麼病？怎麼我們竟其一點沒有曉得呢？」王柏臣道：「如今他老人家死已死了，俗語說得好：『死者不可復生。』總求兩位照應照應我們這些活的。我一家門幾口人吃飯，丁憂下來，一靠就是三年，坐吃山空，如何乾靠得住！如今事情，權柄是在你們二位手裡。」又指著幾個大爺們說道：「至於他們都是兄弟的舊人，他們也巴不得兄弟遲交卸一天好一天。只要你二位肯把丁憂的事情替兄弟瞞起，多耽擱一個月或二三天，不要聲張出來，上頭亦緩點報上去。趁這檔口，好叫兄弟多弄兩文，以為將來丁憂盤纏，便是兩兄莫大之恩！就是先嚴在九泉之下，亦是感激你二位的！」一席話說得兩人都回答不出。還是帳房師爺有主意，一想：「東家早交卸一天印把子，我們亦少賺一天錢。好在他匿喪與我們無干，我們樂得答應他，做個順水人情，彼此有益。」便把這話又與錢穀師爺說明，錢穀師爺亦應允了。幾個大爺們更是不願意老爺早交卸的。於是彼此相戒不言。王柏臣重行爬下替兩位師爺磕了一個頭，爬了起來，送兩位師爺出去，一路說說笑笑，裝作沒事人一般。

當天帳房師爺同錢穀師爺又出來商量了一條主意，說：「現在錢糧才動頭開征，幾天裡如何收得齊？總得想個法子叫鄉下人願意在我們手裡來完才好。於是商量了一個跌價的法子：譬如原收四吊錢一兩的，如今改為三吊八或是三吊六，言明幾天為限。鄉下人有利可圖，自然是踴躍從事。如此辦法，一來錢糧可以早收到手，二來還落個好聲名。商妥之後，當把這話告訴了王柏臣。王柏臣一想不差，使叫照辦，立刻發出告示，四鄉八鎮統通貼遍。鄉下人見有利益可沾，果然趕著來完。看看到了半月，這一季的錢糧已完到六七成了，王柏臣的銀子也賺得不少了。帳房、錢穀二位師爺又商量道：「錢糧已收到一大半，可以勸東家報丁憂了。等到派人下來，總得有好幾天，怕不要收到八九分。多少留點後任收收，等人家撈兩個，也堵堵人家的嘴，倘若收得太足了，後任一個撈不到，恐怕要出亂子。」當把這話又通知了王柏臣，王柏臣還捨不得。兩位師爺便說：「有了這個樣子，我們也很對得住東家了。到這時候再不把丁憂報出去，倘或出了什麼岔子，我們是不包場的。」便有人把這話又告訴了王柏臣。

王柏臣是個毛燥脾氣，一聽這話，便跳得三丈高，直著嗓子喊道：「我死了老太爺我不報，我匿喪，有罪名我自己去擔，要他們急的那一門呢！」話雖如此說，自己轉念一想：「不對，如今我自己把丁憂的事情嚷了出去，倘若不報丁憂，這話傳了出去將來終究要擔處分的。罷罷罷，我就吃點虧罷！」當時就把這話交了出去。又自譬自解道：「丁憂大事，總以家信為憑，電報是作不得准的。猶如大官大員升官調缺，總以部文為憑，電傳上諭亦是作不得准的。所以我前頭雖然接到電報不報丁憂，於例上亦沒有什麼說不過去。」此時合衙門上下方才一齊曉得老爺丁憂，一個個走來慰問。王柏臣也假做出聞訊的樣子，乾號了一場。一面稟報上司，一面將印信交代典史太爺看管。跟手就在衙門裡設了老太爺的靈位，發報喪條子，即日成服。從同城起以及大小紳士，一齊都來叩奠。

轉眼間上頭委的瞿耐庵也就到了。瞿耐庵未到之前，算計正是開征時候，恨不得立時到任。等得接印之後一問，錢糧已被前任收去九成光景，登時把他氣的話都說不出來。後來訪問前任用的是個什麼法子，才曉得每兩銀子跌去大錢四百，所以鄉下人都趕著來完。常言道：「好事不出門，惡言傳千里。」王柏臣接著電報幾天不報丁憂，這話早已沸沸揚揚，傳的同城都已經知道，就有些耳報神到瞿耐庵面前送信討好。瞿耐庵拿到這個把柄，恨不得立時就要稟揭他。遂只詳求實在，又有人把帳房師爺待出主意，叫他跌價的話說了出來。於是瞿耐庵恨這帳房師爺比恨王柏臣還要利害，總想抓他一個錯，拿練子鎖了他來，打他二千板子，方雪此恨。

此時王柏臣錢雖到手，一聽外頭風聲不好，加以後任同他更如水火，現在尚未結算交代，後任已經處處挑剔，事事為難。凡他手裡頂紅的書差，不上三天，都被後任換了個乾淨，就是斷好的案子，亦被後任翻了好幾起。此時瞿耐庵一心只顧同前任作對，一樁事到手，不問有理無理，但是前任手裡占上風的，他總得反過來叫他占下風，要是前任批駁的，到他手裡一定批准。

有天坐堂，一件案情有姓張的欠了姓孫的錢，有二三年未還。還是前任手裡，姓孫的來告了，王柏臣斷姓張的先還若干，其餘撥付。兩造遵斷下去。這個檔口，齊巧新舊交替，等姓張的繳錢上來，已是瞿大老爺手裡了。瞿大老爺有心要拿前任斷定的案子批駁，就傳諭下來，硬叫姓孫的找出中人來方准具領。姓孫的說：「我的老爺！事情隔了二三年，中人已經死了，那裡去找中人？橫豎有紙筆為憑，被告肯認帳就是了。」瞿耐庵道：「放屁！姓張的答應，我老爺不答應！沒有中人，沒有證見，就聽你們馬馬糊糊過去嗎？錢存案，候尋到中人再領。」一陣吆喝，把兩邊都撞下去。這是一樁。

又有一樁：是一個姓富的定了一家姓田的女兒做媳婦。後來姓田的忽然賴婚，說了姓富的兒子許多壞話，就把女兒另外許給一個姓黃的。姓富的曉得了，到州裡來打官司。前任王柏臣斷的是叫姓黃的退還禮金，拿姓田的訓飭了兩句，吩咐他不准賴婚，仍舊將女兒許配姓富的。當時三家已遵斷具結。到了瞿耐庵手裡，姓黃又來翻案。瞿耐庵一翻舊卷，便諭姓田的仍將女兒許於姓黃的兒子。姓富的不答應，上堂跪求。老爺說：「你兒子不學好，所以人家不肯拿女兒許給他。只要你兒子肯改過，還怕沒有人家給他老婆嗎？不去教訓自己的兒子，倒在這裡咆哮公堂，真正豈有此理！再不遵斷，本州就要打了！」一頓臭罵，又把姓富的罵了下去。

過了一天又問案。頭一起乃是胡老六偷割了徐大海的稻子，卻不是前任手裡的事。瞿耐庵坐到堂上看了看狀子，便把原告叫了上來問了兩句，叫他下去。又叫被告胡老六上來，便拍著桌子，罵道：「好個混帳王八蛋！人家種的稻子，要你割他的！」便喊叫：「拉下去打他三百板子！」被告胡老六道：「小的還有下情。」瞿耐庵喝令：「打了再說！」早有皂役把他托翻了，打了三百板，放他起來跪著。瞿耐庵道：「你有什么話，快說！快說！」胡老六道：「小的的地是同徐大海隔壁。他占了小的的地，小的不依他，他不講理，所以小的才去割他的稻子的。」瞿耐庵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再把原告徐大海帶上，罵道：「天下人總要自己沒有錯才告人！你既然自己錯在前頭，怎麼能怪別人呢？也拉下去打三百！」徐大海道：「小的沒有錯。」瞿耐庵道：「天下那有自己肯說自己錯的！不必多說！快打！快打！」站堂的早把徐大海拉下去，亦打了三百。瞿耐庵便喝令到一邊去，具結完案。

隨手問第二起，乃是盧老四告錢小驢子，說他酗酒罵人。瞿耐庵也是先帶了原告問過，叫他下去，把被告帶上來，打了一百。被告說：「小的平時一鐘酒不喝的，見了酒頭裡就暈，怎麼會吃醉了酒罵人呢？是他誣賴小的的。」瞿耐庵又信以為真了，竟把原告喊上來，幫著被告硬說他是誣告，也打一百。仍舊帶在一旁具結。

於是又問第三起，是一個人家大小老婆打架兒。大老婆朱苟氏，小老婆朱呂氏，男人朱駱駝。這件事實在是新老婆撒潑行凶，把大老婆的臉都抓破，男人制伏不下，所以大老婆來告狀的。瞿耐庵把狀子略看了一看，便叫帶朱苟氏。朱苟氏上來跪下，剛說得幾句，瞿耐庵不等他說完，便氣呼呼的罵道：「統天底下，你做老婆的就沒有好東西！常言說得好：『上梁不整下梁差。』你倘若是個好的，小老婆敢同你打架麼？這要怪你自己不好。我老爺那裡有工夫替你管這些閑事！不准！」又把男人朱駱駝叫上來吩咐道：「你家裡有這樣凶的大老婆，為什麼要討小？既然討了小，就應該在外頭，不應該叫他們住在一塊兒。鬧出事來，你自己又降伏不住他們，今天來找我老爺。你想，我老爺又要伺候上司，又要替皇上家收錢糧，再管你們的閑帳，我老爺是三頭六臂也來不及！快快回去，拿大小老婆分開在兩下裡住，包你平安無事。」朱駱駝道：「起初本是兩下住的，後來大的打上門來，吵鬧過幾次，才並的宅。」瞿耐庵道：「這就是大的不是了！」說著，要打。大老婆急了，求了好半天，算沒有打。亦是具結完案。

接著又審第四起，乃是兩個鄉下人：一個叫楊狗子，一個叫徐划子。兩個為了一只雞，楊狗子說是他的，徐划子又說是他的，說不明白，就打起駕來。楊狗子力氣大，把徐划子右腿上踢傷了一塊，一齊扭到州裡來喊冤。官叫仵作驗傷。仵作上來，把徐划子的褲子脫了下來，看了半天，跪下稟過。瞿大老爺便同徐划子說道：「容易。他踢壞了你的右腿，我老爺現在就打他的右腿。」於是吩咐把楊狗子翻倒在地，叫皂隸只准拿板子打他的右腿，一連打了一百多下。先是發青，後為發紫，看看顏色同徐划子腿上踢傷的差不多了，瞿耐庵便命放起來。嘴裡又不住的自贊道：「像我這樣的老爺，真正再要公平沒有！」於是徐、楊二人又爭論那只雞。瞿耐庵道：「這雞頂不是好東西！為了他害得你們打架！老爺替你們講和罷。」正說著，忽拿面孔一板，道：「這雞兩個人都

不准要，充公！來，替我拎到大廚房裡去，叫他倆下具結。」衙役一聲吆喝，兩個人只得一癩一拐的走了下來，眼望著雞早拎到後頭去了。

這天瞿耐庵從早上問案，一直問到晚方才退堂。足足問了二三□起案子，其判斷與頭四起都大同小異。

第二天正想再要坐堂，只見篙案門上拿了幾□張稟帖進來，說是：「這些人因為老你爺精明不過，都不願意打官司了。這是息呈，請老爺過目。請老爺的示，還是准與不准？」瞿耐庵忙道：「自然一齊准。我正恨這興國州的百姓健訟；如今我才坐幾回堂，他們就一齊息訟，可見道政齊刑，天下不可治之百姓。現在上頭正在講究清訟，這個地方，照樣子，只要我再做一兩個月，怕不政簡刑清麼。」相罷，怡然自得。

那知這兩天來，把一個興國州的百姓早已炸了，一齊都說：「如今王官丁了艱，來了這個昏官，我們百姓還有性命吧！」又加瞿耐庵自以為是制台的親眷，腰把子是硬的，別人是抗他不動的，便不把紳士放在眼裡，到任之後，一家亦沒有去拜過。弄得一般狗頭紳士起先望他來，以為可以同他聯絡的，等到後來一現他一家不拜，便生了怨望之心，都說：「這位大老爺瞧不起，我們也不犯著幫他。」又過兩天，聽見瞿耐庵問案笑話，於是一傳□，□傳百，其中更生無數謠言，添了無數假話，竟把個瞿庵說得一錢不值，恨不得早叫這瘟官離任才好。於是這話傳到王柏臣耳朵裡，便把他急的了不得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